

山民

子成

刘运勇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第三卷



山民

刘运勇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© 重庆出版社

第三卷



刘运勇，男，1958年4月1日生，汉族，中共党员，祖籍河南方城县，笔名白河，大学本科学历，文学学士，现任重庆市作协副主席、秘书长。

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，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在报刊上发表过散文《红汤圆》等多篇文学作品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《青棘》《长辈》《山民（第一卷）》，散文集《黑馍》、长篇报告文学《巴山壮歌》（合著）。电视剧《山青青，水清清》（编剧）获得第二十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、中国电视剧金鹰奖（提名奖）、国家林业总局梁希文学艺术奖、重庆市首届影视文学创作特等奖等；有电视散文、专题片多部获中组部红星奖。

48. 阮文学

黄荆盖秋色艳丽。

凡是秋风拂过的地方，夏日晒枯了的杜鹃、鸢尾、火棘，贴地面砍伐过的巴茅、野棉花、蒲公英，甚至草屋顶的旧麦草、油菜秆儿，该发芽的都重新吐露新芽，该开花的都冒出花蕊。寨子后坡的火棘，夏秋都是青格格的，等到秋色一酺，就由青转红。

即使处在恶劣地域环境，经受极度贫瘠的生活煎熬，黄荆盖山民继续一代代薪火传承，其性格更倔，熬力更强，脑壳长了角，身上长满着刺。

苗家山民十分要强，硬说自己是一棵红彤彤的火棘，开紫花、结红果、长尖刺。最近，县上要开发旅游业，推广饮食火酒，大街小巷都立起广告牌，介绍火棘的美妙用途。《辞海》里记载：火棘，属蔷薇科，常绿灌木，枝秆儿有棘刺；叶互生，革质，长椭圆形或披针形状，顶端有刺毛，边缘有圆锯齿，表面绿色，有光泽；春夏之间开花，为白色，伞房花序，果实在秋天成熟，橙红至火红色，经久不凋；种子可扦插繁殖；果实亦可酿酒。

说起很好笑，黄荆村人什么东西不好比，偏用这种烹食又苦又涩、砍割尖刺扎手、烧燎噼啪烤人的灌木，以为自吹自擂。

其实，火棘籽只是满山遍野的艳红，从深秋开始，一蓬蓬一片片一坡坡，红得发亮，红得耀眼，红得惊心动魄。整个秋冬到仲春，黄荆盖，甚至武陵山区，全都是火棘世界，那种白雪里的鲜红，嫩绿里的血红，刺激得人心发热脸发红眼发亮，所以又叫作红籽儿。



而山民们，进门离不开一盆盆火，出门揣着一团团火，喜欢的就是这一蓬又一蓬的红火棘呀。

过去的日子苦，甚至啃观音土喝糠壳汤，火棘也是苗家的吊命物。每逢秋末冬初，男男女女都上了山，有的拿着撮箕，有的拿着棍棒，还有挂起印花布兜兜儿的，都去打火棘。你一棍我一棒地狠敲，不怕秃了枝丫损了树叶，反正要敲得干干净净才舒服。敲回屋的火棘，掺和包谷渣当饭，作为苗家冬春度荒的主粮。这火棘也怪，你越敲得它叶落枝断，来年越长得茂盛。火棘虽不好吃，掺杂着包谷高粱，酿成火棘果原酒是很有市场的。还能够浸泡成火酒。那些清丝丝儿亮晶晶儿红澄澄儿的用瓦罐装的火酒，喝下去能够抵御严寒、消化积食、激发性欲。喝下一口火酒，如同吞下了一缕太阳一缕山风一缕月光似的，看苗妹的眼睛更亮，走山路脚杆更硬，砍树采药刨红苕挖天麻掰包谷对山歌抱婆娘更有力气。喝下一斗碗火酒，还有涩涩的一股回味儿，用舌头去舔舔，越舔越甜。

在黄荆村坡上，还有一种与火棘同科目的植物，叫作地红籽儿，叶子像火棘枝丫像火棘结出的果实也像火棘，只是枝上没得尖刺儿，也不像火棘棵一样往上长，而是巴倒斜坡往下梭的。地红籽差不多跟火棘同时开花同时结果。如果说火棘是带刺的苗妹儿，容不得哪个人随便戏弄的话，地红籽儿开花结果之时，那就相当于性欲旺盛的生嫩婆娘，光胴胴地躺倒坡上，任由男人采撷。

山民喜爱红籽儿。

寨子顶的草树上，一只雄鸡没叫几声，惊醒了阮文学。

他揉揉眼睛，清醒一些，拿过枕头边的打簧表一看，快打八点了，便翻身而起，准备去转山看火棘。黄玉花给他端来一碗荷包蛋。冉大成紧跟着进来劝说，六哥几十年不回山寨，多睡一阵，保养身体，没得啥子事情的么。

阮文学说：“不睡了，我还有事，要去跟荆草药打商量。”

冉大成很想告诉他，冉岩生跑了，听说急赶倒要找荆成树，先产生怀疑，问：“六哥，莫非你也要出手，买荆草药的那片山林，那家什买不得的哟，荆草药费了十年心血，你要买下了，剜心掏肺，等于抢了他屋婆娘。”

说毕，想到两人曾经的恩怨，连忙住口，嘿嘿笑两声，掩盖失言的一时尴尬。

阮文学回答：“我不是来买他的山林，是阻止翠妹子买山林的。”



“哦？”冉大成吃了一惊，“你先吃荷包蛋，再说么个阻止。”他心头隐约猜到冉明翠跟阮文学有了关系。男老板跟女助理的关系，大都脱不了男女关系，因此心头暗暗焦急，万一他们父女不相认识，逾矩越轨，发生了使得冉家寨在黄荆村无法立足的丑事。

阮文学端起鸡蛋碗，拈了一个荷包蛋，轻轻一咬，蛋白嫩滑，蛋黄没有煮过心、中间还有绿豆恁大团儿生黄，便连连叫好，说弟妹把这鸡蛋煮得恰到好处，比特级厨师都强。黄玉花便问特级厨师是么个师傅。阮文学笑着解释，说是最好的厨师。黄玉花便得意，说六哥喜欢，我顿顿煮荷包蛋给你吃。阮文学还没来得及开腔。冉大成就吵她，说你顿顿吃鸡蛋，烦不烦，明显是讨厌黄玉花多嘴多舌。阮文学忙说没得关系，弟媳煮的荷包蛋，顿顿吃，也是吃不烦的。然后把蛋碗递给她，还说谢谢，摸出雪白的手帕揩嘴。黄玉花接了碗，做个眉眼，旋地转身，朝灶屋里走了，把极得意的背影子，丢给冉大成。

冉大成试探着问：“六哥，说起制止买黄荆村山林，难道你是翠妹子的同事？”

阮文学略为沉吟，瞞只能瞞得过一时，还是说明了：“蛮牛，不瞞你说，我就是翠妹子的老板，天鸣公司就是我开的。”

冉大成吓得一屁股瘫坐床铺上，半天缓不过一口气，憋得想伸手去抠喉咙管儿。

原来，马应禄听说冉明翠到了黄荆村，抢购荆成树的山林，找到阮文学下达最后通牒，说市委即将推荐荆成树当典型，你把他的林子买了，莫非要取代他？阮文学说我是外国人，怎么能够当中国的典型。马应禄说这就对了，你的认识还清楚，不过，你买了山林，荆草药凭什么当典型，不是缘木求鱼么？阮文学说我在中国做生意，只图赚钱，不过问政治的，也不敢违背贵国的政策方针。马应禄冷冷地揍他，下一步该怎么做，阮董应该很清楚，我不啰唆了。阮文学立即跟冉明翠打电话，两人联系不上，便亲自赶到县上，要她迅速撤离山盖，自己忍耐不住想见亲人的渴望，上了黄荆村。

没想到吓得冉大成憋气。

阮文学奔过去，朝冉大成背上猛击一掌，击得他哇地大叫一声，把气抖顺了，结结巴巴地反问他：“六哥，么个说哈，翠妹子要买荆草药的山林，就是你指使的？”

“哪个造谣说六哥指使的嚟？”黄玉花又趱回屋，听到冉大成的话不服，



气愤地质问他。

阮文学不等冉大成冒火，接过了前话，直承其事：“是的，是有这么一回事情，冉董秘就是我派进深山，目的是收购山林。”

“哎呀！你错了。”冉大成端起主事身份，不住口责怪说，“六哥你还不晓得，荆草药育这片山林，我们三寨支持的人不多，他费了无数的功夫，家里头搞得精光，连黄玉容的银饰、陪嫁都抵押了，好不容易勉强搞起，打唐僧肉吃的主意的老板多得很，连国有林场都想来占领，想不到是六哥你先下手，不晓得荆草药有多么伤心。”

“他不会恁伤心的，买卖自由嘛，我又不是强盗的噻。”阮文学颇不以为然地说，“你说这个银饰，我听翠妹子说过，好像是卖断了的么，怎么又是抵押出去了呢？”

黄玉花听他对这家什如此重视，便有些敏感，一嘴接过去：“先要卖的，后来皮明珠主任当抵押，没有买，说随时可以收回来，黄玉容好么感谢皮主任的哟。”

阮文学转向黄玉花问：“弟妹，恁个说起，黄玉容十分想把银饰赎回来哟，你看，我出钱，你去找皮主任，就说，就说是你帮她赎的，要得还是要不得？”

黄玉花高兴地说：“要得。”

冉大成却说：“要不得，也要黄玉容相信，你花妹子有钱赎银饰，怕是烧香反引鬼上门哟，追得你屁滚尿流的，还不敢说明。”

阮文学问：“弟媳如何不敢说？”

黄玉花也问：“我如何不敢说明？”

冉大成是晓得荆成树、冉大学、黄玉容那本经的，一时失言，说了几句空话，哪里敢回答他们为什么，扭转脑壳去，把嘴巴抿得死死的，不肯多说一言半句了。

黄玉花便起怀疑。

阮文学把事情推到黄玉花的身上，便不肯说下去了，掏出一盒雪茄烟卷抽。冉大成还有个问题要搞清楚。便兴冲冲地问：“恁个说，翠妹子说的阮董，就是六哥你哟？”

阮文学说是的，我现在改了名，叫阮文学。

冉大学当年越境过去后，自卫反击战已结束，被越南国的内务机关当成是解放军间谍，不由分说，关押到西贡附近的一个劳改营，逃跑到美国，在



黑社会混了几年，十年生聚、十年教训，趁越南改革，重回西贡投资，凭着劳改营结交的兄弟伙，经营妓寨、倒卖战略物资、插手金三角黑社会买卖，如今成为名噪越南的大富人。

黄玉花独自念叨：“阮文学、冉大学，冉大学、阮文学，咳呀六哥，你好聪明、好凑巧哟，这还硬像个越南名字，天衣无缝的，你跟我们说说是哪个想出来的。”

阮文学看她好奇，只好说：“越南人姓阮的多，名字一般不叫大学，叫文什么，比如大成最好叫作文成，所以我就选择了叫阮文学。”

黄玉花还要问，冉大成截了她口强说：“你黄玉花就叫作冉黄氏，染了一屁股黄狗屎，安逸了嚟。”她立即啐了冉大成一口。

阮文学看他两口子拌嘴有趣，并不阻止，反倒看得笑逐颜开，像是听小儿女打闹。

黄玉花被他看得很不好意思，冉大成还有件事不放心，听说城里的老总跟女秘书都有男女关系，翠妹子该不会投入阮文学怀抱了？就问：“大哥，你晓得翠妹子是你亲生姑娘的吧？”

阮文学坦然回答：“以前不晓得，她刚进公司的时候，我就晓得了。”

冉大成这才放心，就对阮文学说，自己在花岩坡打石板路，问他愿不愿意去看看。把冉岩生那事岔脱了。阮文学说当然愿意的哟，可是，我想先出去转一转，瞻仰瞻仰鼓楼，看后坡的火棘林还长得茂盛不茂盛，得闲了，再看你打的那个石板路。冉大成说要得，反正你找得到路的么，转到花岩，就往岩壁边走，临崖就拢了。

阮文学又吃了一大碗焖洋芋饭，对冉大成交代，自己先出去散步，顺便看看冉家的老人们，外国人喜欢到处乱走，叫作遛弯儿，据说有加强消化功能的作用。

寨子是久违了。

周围苗楼依旧虎视眈眈的，每栋楼屋，俱是有首有身有头有爪，宛然猫蹲虎踞。苗族有猫状。居屋和苗汉子的打扮，喜欢弄得虎虎生威的，山民尤其以金猫为灵物。

阮文学出了冉大成的屋，沿着一条片石土路，对直朝鼓楼走去。寨中鸡鸣狗吠。不时遇到做完土的山民回来，见面与他打招呼，四十以上的，阮文学还叫得出名字，便拉住他们东问西问，问到去世的长辈，免不了洒几滴眼泪，表示惋惜。走到鼓楼前头，他一遍遍抚摸那些油黄的木栏杆，心头风云



翻滚，搅得十分难受。鼓楼似乎衰老了，颇有些风雨飘摇的模样儿，挡风遮雨那几面墙，木色变得灰黑黯淡，裂了无数的缝隙。有好多蚂蚁，从腩开的缝缝儿爬进爬出，在搬动东西，或者是钻进去，吞食里头的碎屑。阮文学突然对蚂蚁们产生了兴趣。他罢下去，摸出派克钢笔，去戳那只貌似蚂蚁王的大蚂蚁。刚刚挨近它身体，蚁群就不肯，掉头攻击那支钢笔，有咬噬的，有顺杆儿爬的，有围拢蚁王触头的，阮文学明白，这是伤其同类，触动蚁们的众怒了！然而人有众怒的么？他陡地觉得惊讶，自己派冉明翠回黄荆盖买山林，同样触动了众怒呀。当然，是否触得山民怨声载道，还得自己判断，好在暂时不用多虑：马应禄说过，就要上山，来宣传荆草药了。

这人琵琶别抱，思维方式与众不同，肯定暂时还不是蚁王，但也不会任人摆布。

阮文学进入鼓楼，发现里面收拾得很干净，虽非纤尘不染，摸到板壁或椽子，翻手一看，指拇竟不沾灰尘，呼吸之间，十分清爽而新鲜，心中顿时大为感动。

苗家鼓楼，隔三五天就有专人打扫，不允许混乱肮脏。打扫人均视为做功德。做的次数越多，益得祖宗保佑，庇护得子孙绵长、幸福久随。阮文学赓即想到：自己几十年没有做打扫鼓楼的功课了，偏偏今日登楼，完全忘记了子孙职责，岂不是不孝！他一时羞愧难当，便四处寻找扫帚和拖把。这鼓楼完全用木柱搭架，倒像蒙族的帐篷，并无储物间，寻不着打扫之物。阮文学沿着直梯找上去。鼓楼的层层塔顶之间，只架着一些木质斗拱，大半为径尺的樟木柱。樟木能避虫蚁。好久，还找不到打扫之物，阮文学索性不找，只管往上爬，直到苗鼓旁边。

阳光陡地照耀着苗鼓。

阮文学眼前剧亮，晃得双眼难睁，闭了眼睛，倚靠着鼓桶，躲那刺目的光线。太阳光于无知觉间，缓缓上移，由楼顶而临鼓面，再由鼓面而至鼓架，蓦地照亮整座鼓楼。太阳出来了。阮文学终于回到冉家寨，禁不住百感交集，看着这面鼓，仿佛它在跳动。先是朝左扭，然后往右几晃，上下耸动着，宛若苗家妹儿在摆手而舞。这多么像火焰么，阮文学心想，跟着甩手舞动。

咚！咚！咚！

鼓声在阮文学耳边震响，一声又一声，无踪迹可寻，非喧闹可比，就那么震动心灵。震动阮文学心灵就够了。他不愿意惊醒族人，包括荆家寨和黄家寨那些山民们，自我营造了一种独醒的境界，难道还不够么，还得非要撼



天动地不可？

那是用不着的，省悟本身就是独得的，比如这鼓，怎么单单在阮文学临至时，使他有了震响的感觉，提醒他要注意，召唤他做事，鼓声说，黄荆村如果没有阮文学，会永远落后。起码要落后许多年。现在，是阮文学出头露面的时候了，鼓点在呼喊：阮文学，咚！你可不能畏缩，咚！甚至这不是荆成树能够替代的，咚！

咚！咚！咚！

鼓声催征，在黄荆村这样的坡上，催发的应该是一种精神，那就是苗家无所畏惧的奋勇向前。

这种精神任何人都可以具有，但是，承认这种精神，把这种精神化为山民的力量，阮文学行么？即使他拥有用之不竭的物质财富，能再有崇高的精神，可以带动山民奔向富裕小康的佳境，获得这个少数民族巨大的幸福与快乐，乃至无限的享受？

阮文学受苗鼓煽动，重重地抹了一把泪，双手提起鼓槌儿，就要往鼓面上狠狠地敲击。转念想起，敲这鼓，另有作用。他赶忙抬高手臂，虚空捶击，张牙舞爪一般，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。除手以外，阮文学的身体完全凝固，不摇不晃，直似鼓楼那些立木。鼓声没有传出半分。在阮文学的心中，鼓声却是很响亮的，如梆梆扯响的板胡，那些跳音，一点儿都不比任何鼓点差。

鼓声是族群的召唤。

冉大章经过楼下，看到阮文学如中魔魔，大声呼喊他，要阮文学中午到他屋喝火酒，吃腊肉洋芋焖干饭，莫忘记了。阮文学才被惊醒。立即想起自己要看冉大成修石板路，当然，这并不影响吃洋芋饭。

冉大成修凿的这条石板路，随山势取向，石壁虽是直落，坡度却尽量修得缓延些，避免挑担背篓的山民，脚下踩虚，出现滚悬崖的后果。他这段斜斜打出的山路，像一条飘带，下方系在鼓突的石包上头，看着比较安全，一般不会滑落万丈深渊。

一锤一钎的，从崖壁上凿一条石板路，没有二三十年功夫，那是绝对办不到的。

而且一旦凿成山道，那就是功德无量，男女老少赶场、儿娃娃崽上学都近了，不用打起火把赶路，不用腰杆上掖把砍刀防贼，也不用见个人影子



就吼山歌图个知晓。往崖崖下走，多远看得一清二楚的，岂会遭遇到么的不幸。山民们大可打着招呼，开起玩笑，邀邀约约地朝山下赶，到码头上去乘过河船，起码要节约两小时的时间。山民婆娘多两小时逛街，或者提前两小时回屋，可以做完许多家务事，因此对冉大成倍加言语赞美，甚至说这条蛮牛终于开窍，会当村干部了。她们把这些话，早早拿到黄玉花跟前说，喜得她笑逐颜开，不断替丈夫答谢山民，上街赶场和回寨摆龙门阵，显得格外和蔼可亲。

阮文学吃罢洋芋饭回屋，端起黄玉花烧好的热水，浸湿帕子，朝脸上噗噗抹了几把。热脸被凉风一吹，直觉得整个人都变清醒了许多，宛如在冷水里浸了片刻似的，没得炎热的感觉了。他就决定去看冉大成打石板路。阮文学晓得冉大成是在寨后花岩修路，径直就往岩边边走。黄玉花本想拉他摆几句，先把群众反映的给阮文学谈谈，一句话没有说得出口，他已经走出了院坝，使得自己不好意思去拉人，只好暂时不谈，等他实地查看完之后，回来再叙说。阮文学出了门，绕过鼓楼，一路招呼寨子里的后辈，不时还停留一下，逗逗侄儿媳妇、侄孙媳妇抱的孙子、重孙子们，发几颗糖果、送一件玩具，引起不停歇的欢声笑语。

黄玉花站在门口，看到他满街应付自如，晓得没必要事事关照，自己回屋煮猪潲喂猪，不再叮嘱。

山上太阳再大，只要躲进了树荫，都是凉风习习的。

阮文学被山风吹得心旷神怡，不禁产生飞翔的欲望，惹得自己都在笑话自己：几十岁的人了，还如此不能自控，竟像毛头小伙儿一样张狂，可笑呀可笑，可笑之至。

就这么乐呵呵的，阮文学走到悬崖旁，喊了一声蛮牛，顺着打得整整齐齐的石板，往下就走。

冉大成听到他喊，晓得他有事，猜他自己会从石板路上过来，因此没有开腔。凿石开路，先得使用铁钎头开方，再拿钢凿细细地修整，讲究的是一鼓作气，容不得慢腾腾地消磨，更讨厌有人来故意打搅，开一级石阶，往往需费数日之功。

看到阮文学渐渐走拢了，冉大成放下手锤、凿子，裹了一支毛烟，顾自吧嗒。

阮文学见他脚旁边放置了一个特大号茶缸，足足能装三四斤水，便说走



渴了，端起茶缸喝水。揭开缸盖，就吓了一跳，里面泡的茶叶，跟喂蚕子的桑叶一样肥大，茶缸里面糊着厚厚一层茶垢，已经变成黑褐色。可是端起茶缸，如果不喝水，又怕冉大成说自己看不起人。于是，阮文学屏住呼吸、闭上眼睛，双手轻轻一侧，唇不沾缸沿儿，把茶水倒进喉咙，咕噜儿一吞，说这茶有劲儿。

冉大成觑他一眼，递过去一支毛烟，说：“抽吧，才刚刚裹好的，家乡的土烟。”

阮文学接过毛烟卷儿，随便叼在嘴上，由得冉大成帮他点了，猛吸一口，慢慢从鼻孔吹出。冉大成见他又闷起不说话，有些奇怪，便问，六哥，找我有事么？阮文学想问个事，张口要说，却遭烟子呛了气管，缓不过气来，呛咳了一阵，才说你这石板路，修得倒还好嘛。

冉大成竖起耳朵想听他说个稀奇，却得到恁格一句话，不由得好笑，便说：“是的，修得好。”又觉得说简单了，不等到阮文学再表扬，赧即补充几句，“山民很支持呢，主要是节省时间，来回省四个钟头，硬是做件大好事，哦，荆草药大力支持我。”

支持？阮文学觉得，荆成树把个村长派到岩边，打石头修路，多半没安好心，不去说破。接过话头，问：“既然支持，荆草药自己，怎么不来修路？”

冉大成伸手要端茶缸，闻言把手一缩，说：“六哥你不晓得，荆草药的事业做大了，承包八千亩山林，全部培育成材，都有细碗恁个粗，基本不用管理，再过十年，定成全县首富！”

阮文学沉吟着说：“首富未必，倒是几辈子吃穿不愁，我问你哟，他恁拼死拼活地傻干，容妹子，就是黄玉容，怕是跟倒吃了好多苦？”

问出这话，阮文学眼眶潮湿了。

话题扯到这里，冉大成再蛮，也晓得这人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还念念不忘黄玉容那本经！既然明白了阮文学的企图，冉大成就要斟酌斟酌，想想说不说那话、话该哪个说。他说：“哦，那两口子，硬是齐心协力，荆草药采种子，滑到万丈深渊里头，黄玉容往腰杆上拴一条麻绳，不要命地滚下去，硬生生把荆草药背上坡，这两口子，我看到阎王殿，多半都会手牵手地去，一个绝舍不得丢开另一个。”

说得阮文学心头酸酸的。



阮文学不全信冉大成的话，虽是出国多年，山里人那些名堂，哪里搞不清楚：冉大成是帮荆草药吹捧！可是这些事情，人瞒人、人哄人的，也不能过于相信。如果事不关己，大可一笑了之；事情与自己相关，不必打听，干脆去找当事人。

必须去找黄玉容。

找黄玉容有两种方法：一是直接找到荆成树屋里，把什么事都问得一清二楚的，如今双方都是几十岁的人了，莫非还怕荆成树拈酸吃醋，他也没得恁好的肠胃；二是到坡上去堵她，山民妇女天天上坡打猪草，现成红籽林，随便找个草木茂盛地方，守株待兔，不怕碰不到人。

既不晓得荆成树变没变，就到坡上找人，合则说、不合则走，总比打翻醋坛子好。

阮文学上坡，可以有很多理由，散步呀、看景呀、呼吸新鲜空气，就是说要找人、找黄玉容，有哪个敢说他就找不得？还莫说以阮文学的华侨身份，考虑到国际友好关系，山民们不会议论，更不会阻止，只要他不违法乱纪。似乎不违法即可。阮文学不再跟冉大成啰唆，站起身，返回到山路，慢慢再往坡上爬。

冉大成等他走远，撮起双手喊：“你到红籽林看看！”

阮文学仿佛没有听见，头都不回，很快爬上岩坎，朝荆家寨方向，快步往上翻。

红籽林在中寨与上寨中间，是一面石灰岩斜坡，长满巴茅和荆棘。在坡上看火棘林，有极漂亮的高山草场风光，千万棵矮树，秀发般从坡顶披散，绿叶被阳光照得油滋滋的；如果在坡下看，火棘林另是一番景致，所有的树冠沙沙摇响，它们会舞蹈，像整齐律动的摆手舞娘，大大小小的枝干韵律一致，舞得如火如荼。

阮文学看得入迷，忘记自己来做什么了，看倒看倒的，眼睛一花，见一个背着打猪草大背篓的妇女，正要拱入杂树林中，背影极像黄玉容，对了，是容妹子，招呼一声：“容妹子！”

那妇女闻声一顿，身体晃动了好几下，却未加理睬，继续往巴茅林林里拱进去。

阮文学窸窣倒倒地追过去，堵在她前面，先叫容妹子，再仔细打量这个人儿。她真是黄玉容。仍旧眉目如画，不高不矮的身材，腰细臀肥，胸脯勒得高高的，左脸颊有个好深的酒涡儿，装得下美酒，装得下男人的情感，还



装得下相互亲嘴儿。他就想要跟她对个嘴儿。黄玉容抬起手臂，揩揩额头汗水，大眼瞪着他。阮文学心慌了，结结巴巴地问：“容妹子，你恁早就……，就打红籽，就……，吃过饭没得？”

打猪草虽是山民妇女的活路儿，可坡上四围寂静，猛地碰到一个投注过感情的老情人，正派妇女总难免心虚。

黄玉容收敛起恐惧心态，故意放下背篋，腾出手，拔出镰刀，做出就地打红籽模样，却说：“冉大学，虽说你改变名字，是不是照样改了性格，深山老林，要来拦路打劫了么？”

阮文学大窘，说：“这怎么会呢，容妹子，这事哪个我会做？”

不会做坏事？黄玉容翻转镰刀刃口，削刮着左手上的老茧，问了第二个问题：“听说你跟翠妹子父女相认，非得买我屋荆草药的山林不可，指派了翠妹子上盖，你想要美人计？”

这事决不能承认！

“谣言！”阮文学见她神色不善，悄悄后退了半步，先行否认，然后摸出个金灿灿的烟盒，取了很大很长一支烟，在黄玉容眼前晃一晃，示意她抽支烟。苗家妇女吸烟。黄玉容厌恶地撇撇嘴儿。阮文学自己叼起雪茄烟，点着之后，辩解说：“冉明翠是我女儿呢，荆草药的侄女，怎么会胡乱搞？纯粹是谣言。再说，翠妹子是美，可是情人眼里出西施，荆草药兄弟并不喜欢，怎么使计？”

黄玉容追问：“荆草药喜欢哪个？”

阮文学不说话，极佩服地看着黄玉容，意思是你不晓得？黄玉容省悟过来，羞红了脸，结结巴巴地，说火杆子，你就是恁个阴阳怪气的。阮文学还是不说话，然后，长叹了一口气。

黄玉容很自信，问：“你么个要使计策？”

阮文学才说：“不是我使的计，是荆草药既喜欢你，也喜欢翠妹子，可是他怎么能够喜欢翠妹子呢，那不是乱伦了嗦！”

“放屁！乱么子伦，翠妹子又不是他的亲姑娘。”黄玉容反驳，突然觉得不对，这是承认荆草药可以喜欢翠妹子，不禁恼羞成怒，说，“都是你火杆子不安好心，设了美人计，想要伤害荆草药！”

阮文学撞天叫屈：“老天爷，这可真是冤枉，我哪里设计了，男女两情相悦，老子管不着的。”

黄玉容自信地说：“我们荆草药不会中计。”



阮文学晓得自己弄巧成拙，调动言辞，解释下一个问题：“没有中计就更好，还有，谁说我要购买山林，那是冉董秘的主意，企图给公司立一功嘛，我多年不回寨，急匆匆赶来，就是阻止她的。”

黄玉容恍然大悟：“哦，恁个说起，你还有丁点儿良心。”她抬起头来，扑哧一笑，拿极秀丽的眼睛瞟向他。阮文学就想说这都是为你容妹子呀。黄玉容不允许他花言巧语，继续追问下去：“么个，不管叫冉明翠、翠妹子、冉秘书，她都是你的人，说过买山林，不是你的背时主意，也是帮你立功劳，你为么的又要制止她？”

“荆草药是我弟，怎么能够剥夺他的劳动果实呢，我虽有打算，是想跟他共同开发，早日建设黄荆盖的小康村。”阮文学诚恳地解释。

“你也要搞小康？”黄玉容觉得好笑，“你说的我不信。”

“你要哪个才肯信嘛？”

“你得说出个我信得了的理由。”

“好吧，本公司是有控股林场的打算，冉董秘也来评审过了，出一百万元收购山林，黄荆村三百老少，人均可得三千元，家家成为万元户，就当我发了财，回报家乡父老！么个？”

黄玉容有些感动，说：“你还算有点良心。”

“你跟荆草药说清楚。”阮文学立即补充，“可是，组织部马副部长说，市上最近要宣传荆成树，如果我控股黄荆村山林，等于消灭了先进事迹，我决定放弃控股。”

“这我信。”

黄玉容看他对自己还老实，有些感动，言语间温和了，俏眼时不时地盯他几下。这些动作露出了山里婆娘的那些随便。阮文学懂得起。他边说着话，边挨近她去，还说：“信不信由你。”黄玉容左手提起背篓，收了镰刀，准备插回背篓的底底。阮文学发现，黄玉容头发乌黑，颈项的皮肤还很细嫩，胸部很自然地鼓凸而绝不是戴了胸罩，长期劳动后的屁股圆满丰肥，处处诱人不已，便作势要把她扑倒。

黄玉容那镰刀一晃，刀光反射，刺得阮文学耀眼生花，急忙往旁边一步跳开。

阮文学换成一本正经对黄玉容交代，太阳落坡后，到上寨她屋里，再次拜访荆成树，把好消息说给他听。

黄玉容说你各人去跟他讲，就钻进火棘林里。



阮文学很想追进去，可惧怕她手里那把雪亮的镰刀，犹豫了半天，还是转身回到冉家寨，准备早些时候去会荆成树，谈谈冉岩生和冉明翠姐弟俩的事情。

夜访是商人习性。

49. 阮文学续

荆成树宣布，把八千亩山林捐给村集体，之后，全身轻松，楼上串到楼下，扫地抹屋、喂牛推磨、剪烟叶剁猪草，不住手地找事来做，直到黄玉容回屋说，碰到阮文学，说他夜间来详谈，才匆忙蒸了两碗包谷渣渣饭吃过。

可是，吃过饭好久了，阮文学还没拢，索性扯出几根南竹，拿篾刀剖开，再剖成细丝，打算编几个牛笼嘴儿。吆牛客四处贩牛儿。往往走到半路，牛儿要贪嘴吃了路边庄稼，不好交代，不得不用牛笼嘴，把它的嘴巴罩起，避免惹是生非。南竹韧性好，还可以三百六十度拧扭，编任意形状。荆成树先拧个圈，再用一长条竹篾，来回穿插着编织，很快编成笼嘴。他放到光线当面，旋转着审视，笼子格格透光整齐，看上去很满意，往眼前一罩，发现竹格子外头有星星点点的火光，晓得有人打着火把进寨来了，便丢下竹笼嘴，单等那人进屋。

黄三发跨过朝门，触熄火把，一屁股坐在板凳上。

荆成树见不是阮文学，就不慌忙倒茶，先问他：“三发哥，你吃过饭没得，有事么？”

黄三发气粗粗地说：“草药，我说你确真憨了个，不理翠妹子，也不找火杆子，各自编牛笼嘴倒还起劲，是不是要把你那张嘴巴笼起？笼了各人这张大嘴巴，别人还是会说闲话的呀。”

荆成树想拧了，问：“我找翠妹子做么子？”

“你硬不肯卖那山林？”